



五角场, 几经风雨几经沧桑

文 叶基赧

人间四月天,春光最明媚。

4月9日,叶辛、李伦新、吴欢章、简平、刘希涛等上海作家、诗人参加了由五角场街道举行的“上海作家看五角场”采风写作活动。虽然我不是作家,但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。跟随作家们一路观看,一路采风,“彩蛋”、商厦、江湾体育场,环绕五条道路的商圈,聚集大批创业者的创智天地,眼前的实景与五角场百年变迁的场景相互交叉浮现。

五角场曾是“大上海计划”中的上海市中心,建造了市政府大楼、图书馆、体育场。1937年,因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计划夭折,留下几处建筑,几处路名。在我儿时的脑海里,五角场与江湾机场连在一起,很远很远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第一次来五角场。我大伯患肺结核住进了叶家花园,也就是上海第一肺科医院。每次去医院看望,必要经过五角场换乘99路公交车。我从平凉路乘

坐25路再换乘8路公交车,一路颠簸到五角场。当时给我的感觉是,五角场确实偏远,商铺也十分简陋,仿佛把我又带到了务农时曾多次光顾的钱桥、南桥。

从医院返回五角场,经过一家简陋的饮食店,我进去后坐在一条长凳上,叫了一碗阳春面。这面条味道倒不错,原汁原味,葱香扑鼻,这是初到五角场给我留下的唯一好印象,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88年,我搬迁到中原小区,与五角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我喜欢逛书店。五角场有家新华书店,坐落在淞沪路上,书店的斜对面就是给我留下好印象的那家饮食店。那时,那家饮食店还在,五角场的面貌依旧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,随着江湾机场关闭,五角场开发建设摆上了日程,区里也组建了“五开办”推进开发建设工作。

那时的五角场终于热闹了许多,书店对面开设了一条用雨棚搭建的服装街,从淞沪路一直开到国济路,占据了整条道路,吸引了不少行人。而最具人气的是晚上的地摊,每到下午四点,许多个体商贩扛着大包小包

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,5点不到各类摊位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摆开。

人流熙熙攘攘,叫卖声此起彼伏。热闹是热闹了,但给人的感觉是杂乱喧扰,出售的商品鱼龙混杂,各类骗局也时有发生。这与同列为市级副中心却已崛起的徐家汇形成鲜明对照。

进入21世纪,五角场的蜕变才真正开始。2004年,随着朝阳百货大楼的一声爆破巨响,五角场的开发建设进入了快车道。环岛四周的简陋商铺相继被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万达商业广场、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、东方商厦(现改为悠迈生活广场)、苏宁电器广场。2016年,在原翔殷电影院、翔殷邮局等原址上又建起一座漂亮的商厦——上海合生国际广场。这一座座商厦如同一艘艘扬帆启航的巨船,气势非凡,颇为壮观。每当夜幕降临,商厦的辉煌灯光与“彩蛋”的变幻莫测遥相辉映,勾画出当代“夜上海”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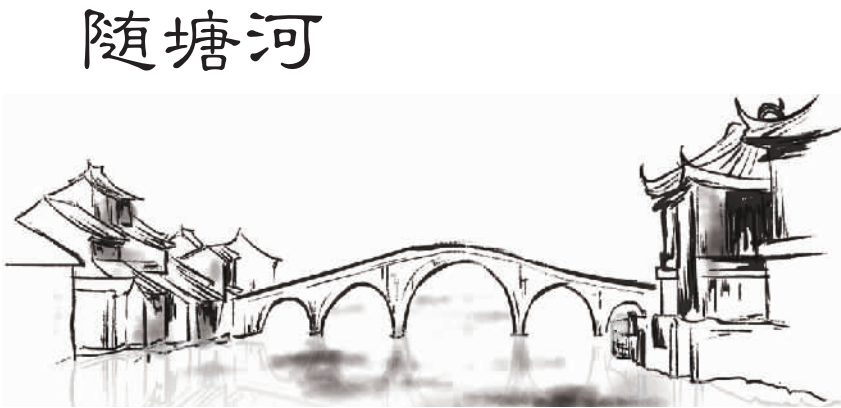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更迭,沧海桑田。五角场的变迁,让我感慨万千。祝愿五角场越变越靓丽,祝愿祖国日益繁荣昌盛!

文 秦演

前不久途经军工路,发现殷行路桥堍旁新立了一块木牌,上书:清雍正十年(1732年),始筑衣周塘堤岸,挖土筑堤,沿堤形成河道,因傍衣周塘,故名随塘河。落款是上海杨浦区建筑和管理委员会。这短短的文字勾起了我的乡情和对童年的缅怀。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,随塘河的往事宛如泉涌……

记得听外婆说过,随塘河最辉煌时期是在乾隆年代。河道是商贾往来的水上运输线,周边村镇的居民过端午节时还会在河里赛龙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我读小学时,河里还常有运输船来往,装的大多数是建筑材料和粮棉等农产品。河水清澈,两岸居民在水桥边淘米洗菜,夏天在河里游泳戏水。

到六十年代,水质尚无明显变化,河中的鱼虾依然活蹦乱跳,河边的杨柳随风摇曳、生机盎然。夏天,河滩上常可看到跳鱼、蜉蝣和河蟹。小跳鱼稍受惊吓,就会跳过河面,钻到水草里或螃蟹洞内躲藏。到了冬天,如果幸运还能看到大乌龟背着小乌龟憨态可掬地在水桥上晒太阳。一年四季,无论是垂钓还是罗网都能满载而归。即使你没有捕鱼工具,赤脚下河摸鱼也收获颇丰。



进入七十年代,两岸人口更为稠密,生活污染日趋严重。更主要的是周边工厂,特别是化工厂的污染,随塘河的水质快速恶化,鱼虾明显减少。记得一年冬天,有一次海水倒灌,发生“咸潮”,河中浮起许多拼命挣扎的河鲫鱼,引来许多人用海斗或箩筐下水捕捉。到了八十年代初,随塘河里已没有鱼虾,连生命力最强的小龙虾也见不到了,更不会有人下水游泳、洗澡,因为水实在太脏了。九十年代中期,政府曾出资整顿过河道,只是治标不治本,没有根本杜绝各类污水源头的排放,水中生物几乎灭绝。

一晃廿年过去了。今年清明节,我去共青森林公园踏青,又途经随塘河,眼前景色

令我惊叹。河边竖着河长制的牌子,还有区市政和水务管理中心的告示牌。河中养殖了一些水生植物,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,对水质有自净功效。

岸边多处见到垂钓者,看来河里鱼儿不少。河边还有“珍惜生命,严禁嬉水”的告示牌,看来由于水质的改善,已有游泳爱好者来此野泳。河坡上的海棠花和杨柳,还有路旁空中的电线倒影清晰映在清澈的河水中。水中有许多小鱼游来游去,青蛙和蟾蜍扑通一声地跳进河里,足见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。临河的建筑物外墙上,有关单位也画上了漂亮的鱼乐图。三百年河龄的随塘河已“返老还童”,重焕青春。

在柏林骑车

文 张佳

记得我在德国的时候,街头还没有共享单车。与国内比起来,自行车在德国是件“贵重物品”,商店里的标价动辄几百欧元甚至上千欧元。最便宜有迪卡侬120欧元的基本版自行车,也只有关键部位,“不关键”的挡水板、脚撑……通通被省略。德国规定晚上骑车必须开灯,所以还需要购置大灯、头盔等,又是一笔开销,而且这些小玩意也贵。好在周末的跳蚤市场里,二手自行车的价格相对低廉。记得我当时就是经一台湾同胞的介绍,和朋友一起去柏林的一个二手市场扫货。一番讨价还价,以五六十欧元谈妥,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

德国这个汽车王国,私家车拥有量很大,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车一族的行

列。我们大学汉学系一德国老太太,中文名叫海迪,年近六旬了,按理说也不差钱,偏偏就喜欢每天骑车来来往往。有一次,她还带我骑车游柏林,走走停停,热情地介绍一路上的风景。也难怪,国外地旷人稀,风景优美,空气清新,骑车如在画中游,既锻炼了身体,又绿色环保零排放,一举两得。

德国人遵守交通规则,讲究秩序到了刻板的程度,行人与自行车各行其道,彼此礼让三分,基本不会相互干扰。行人如果不慎走入自行车道,被骑车人打铃提醒,会赶紧道歉退出。相应地,在人行道上骑车是不允许的,当然小朋友例外。小朋友的自行车总是插上一竿高高的小旗,又醒目,又拉风。

在德国,有车一族尤为不便的是找不到修车的地方。国内随处可见的路边修车小摊,在这就是望穿秋水也别想找到一家。若



去正规商店找人修理,德国的人工费用又高得吓人,修一次差不多就是一辆车的钱。没办法,人家德国人车子坏了都是自己动手亲自调理,咱们也只好入乡随俗。爱车有了小毛病,也只得撸起袖子、拿起扳子,自己做一回修车师傅了。

►【杨浦区图书馆新书推荐】

一座城市的记忆由人书写,一个人思想的记忆也会留在它所传播的城市里。那些安静伫立的老建筑们,无声地见证了那段岁月,也无声地守护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。本期带您走进上海滩的洋房和里弄,探寻建筑厚重斑驳的历史记忆。

《上海老洋房》

胡家康 底谓
学苑出版社
索书号:TU-881.2/4630

别墅、里弄、公寓、传统民宅,上海的民居建筑类型多样。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的遗址。本书以百余幅钢笔素描,描绘上海各式民居建筑和市民生活的不同场景,向读者展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。



《邬达克的家》

刘素华
上海远东出版社
索书号:TU-862/0452

本书内容包括哥伦比亚住宅圈的外国人圈子、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四个家、建筑师邬达克理想的家、哥伦比亚路旧居的乡村生活、邬达克离开后的旧居等。



《上海里弄房》

[爱尔兰]格雷戈里·布拉肯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索书号:TU241.5/4252

诞生于19世纪末的上海里弄房,是中国传统庭院住宅和西方排屋的混合体。作为上海独有的房屋类型,里弄房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界限,创造出一种生机盎然的社区生活。读者能看到里弄房的历史、里弄房的不同类型。里弄房给上海还带来一种特殊副产品,这就是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。



《上海石库门里弄房屋简史》

田汉雄 宋赤民 余松杰
学林出版社
索书号:TU241.5/6434

石库门通常被认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,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作为时代建筑的典范,相对于外滩而言,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群更多地体现了上海混血文化的精神,而与石库门有关的名词则成为老上海们温馨的记忆。



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期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,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直接留言,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,也可以直接发送报纸截图)。每期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,将成为本期最佳“啄木鸟”,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;每期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,则将成为本期优秀“啄木鸟”,并获得最新出版的《咬文嚼字》杂志一本。

2019年3月优秀“啄木鸟”: 沈庆麟、沈周建、朱佳琦、严志明、金革文、万山红、顾姚根、杨保飞、张德胜、沈振远

2019年3月最佳“啄木鸟”: 徐俊培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“上海社区发布”